

中國城市青少年問題 與信仰歸正

應明



「得著今天的青年，得著明天的中國」。這樣的說法或許比較像一個口號，但它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即世代的更替。當然，需要警醒的是，從教會的角度來說，所謂的「得著」不能是為了某個具體的教會或宗派，也不是為了某個特定的神學派別或傳統，更不能落入某種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性話語。

其實，對於得著青少年的意義和必要，似乎沒有甚麼可爭論的，因為這乃是教會拓展和福音廣傳的應有之義，而且，我們需要考慮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為龐大的青少年群體人口這個事實。2003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全國14-29歲青少年共有3.11億，佔總人口的24.25%（引自侯佳偉、劉俊彥《中國青少年發展狀況統計資料分析報告（2005）》，見《中國青年研究》2006年1期）簡言之，得著中國的青少年之意義自是不必說了，所需要探討的主要是「如何」的問題。而在提出供參考的策略和方案，或「開藥方」之前，還需要做一些基礎性的「診斷」工作，即認識我們所關注的這個人群：他們在想甚麼，在做甚麼，關心的又是甚麼。

「斷裂」：我們這個時代

儘管我們專門討論這一代的中國青少年問題，即所謂的「80後」以及「90後」，而且主要以城市青少年群體為目標群體，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代的青少年在很多方面與過往的世代並沒有「質」上的差別。相反，與其他世代的青少年一樣，這一代人也具有作為青少年所共有的一些特徵，例如思想上的活躍或不穩定，對傳統、權威和建制的某種抵制或反動，對新生事物的濃烈興趣和接受力，以及由此而來的更強的創造力和更大的可塑性。但這並不是說這一代人缺乏他們獨特之處，事實上，他們所處的獨特歷史時代和社會場景決定了他們乃是獨特的一代。

社會學家孫立平準確地將當下的中國描述為「斷裂」的社會。這種斷裂既有經濟體系上，從計劃到市場的重大改變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所帶來的結構性問題，也帶有城市與鄉村社會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以及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差距。更為重要的是，斷裂也有社會運作機制上的從前現代到現代社會的轉變，以及文化傳統上的斷層、裂變和重組。簡言之，在快速的市場經濟化、城市化、全球

化過程中，當代中國社會既呈現了高度的發展活力，給人以強烈的興奮感，但同時也有非常不安定的方面，貧富差距的日漸拉大，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以及人際間基本誠信的缺失，食品安全、偽劣產品等生活高風險的現實，都使得人們普遍的染上尋求穩定和根基的焦慮，一種個人層面上的不安感和文化層面上的無根感。

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這近30年的快速發展中，經濟上的成功以及國家輿論的精心營造，使得中國社會帶有強烈的樂觀色彩。儘管也有少數觀察家和異議人士指出一些危機和問題，但普通民眾多數相信中國已經進入了幾可與漢唐比擬的盛世，不少人，尤其是那些經濟上的成功者，更是每每發出「生逢其時」的感歎。與此相應，中國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中民族主義情緒再次高漲，而奧運則成為一個推波助瀾的全國性和全民性運動。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對中國社會走向的總體樂觀，還是隨之高漲的民族主義，都更多的是一種「情緒」，而不是一種基於冷靜分析的判斷，並且它們與對於社會不安定和生活高風險的現實的焦慮感，形成了這個時代的一種怪異的混合情緒。對此，這些對周遭社會相當敏感的青年人肯定不能免疫，事實上，他們乃是更為直接受到影響的一個人群，而且也更容易形成情緒化的行為。

對於這一代的青年人，不少人都已經注意到獨生子女的一代在個性和人際交往中的獨特性。作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受影響者，80後和90後的這一代城市青年人大都是獨生子女。在過度的關注和愛護的環境下，他們多數已經習慣於受人的關注，而較少關注人。而這種家庭生活的背景，與當代中國社會受好萊塢文化和美國速食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所謂「後現代」生活方式結合，構成了這一代人的一個重要特徵：強調身體，強調自我，強調感受。換言之，這是高舉「格色」或個性張揚的一代。

如果說木子美和芙蓉姐姐這些「70後」的極度張揚自我的行為，在上二代中可能還被認為是驚世駭俗，那麼在下一代的青年人中已經幾乎被接受為一種常態，儘管不一定有同樣的行為，但在態度上則基本接近。例如一位安徽女中學生公佈在網上的

露點大膽寫真，大概可以作為一個旁注。

另一個相關的現象則是，在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這個時代中，成功商人的一舉一動，甚至一言一行都成為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人所關注和追捧。例如，作為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長相平庸甚至有點走型的馬雲，成為眾多夢想成功的青年人的新時代的典範，甚至被一些女「粉絲」稱其為「帥呆了」。

「道成肉身」式的進入和得著：關鍵人群及策略

在其時代場景下，每一代人都有其「怕」，也有所「愛」。對於試圖將基督真理介紹給這一代人的教會來說，一個需要規避的態度就是簡單的價值判斷，以「審判」的心態去指責。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真理問題上的讓步和妥協，而是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和接近每一位在其「怕」與「愛」的焦慮中彷徨的青年人。簡言之，我們需要的一種福音策略乃是「道成肉身」式的進入和得著，也就是說，我們或許不同意他們的觀念和行為，但是我們必須體會到他們的掙扎並接納這些人。換言之，教會也需要調校自己的態度和進入方式：認同，但不認可；接納，但不迎合。

然而，要承認的是，「道成肉身」乃是一個說著容易，行出來則極為困難的事情。基督為了認同和救贖我們，甚至不惜採用自我限制的方式，進入有限的時空中來與軟弱和有罪的人群同行、同吃、同住，並最終在十架上擺上、流血、犧牲。在宣教歷史中，本族人更適合向本族人傳福音已經日漸成為一個共識。儘管這並不是否認宣教士的貢獻，以及繼續向未得之民差派福音勇士的必要，但本族人由於對其文化和群體情感的認同和體認更能貼切地尋找出阻礙福音傳播的癥結，並更自然地與其「族人」接近，發生和發展有意義的個人關係，從而將福音的愛在此關係中自然和有效的傳遞。

事實上，在過去30年中，中國教會已經出現了按人群傳播福音和建立教會的明顯特徵，其中最令人關注的就是90年代以來在城市中興起的大學生和青年職業人士團契和教會。儘管這當中存在一些可能的問題和隱患，例如教會不僅沒有成為超越社會階層劃分的信徒群體，反倒成了進一步促成社會分隔的推動者，但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一個事實，相近

的群體更能有效地得著自己的群體。

與此類似，我們如果要得著這一代的青年人，就得主要依靠教會中的青年人來承擔這個重任。而這也意味著給他們更多的機會，更多的責任，以致授權(empowerment)更多的「自由度」，讓他們充分的發揮創意，以適合這一代人的方式來傳講那亙古不變的福音真理。

如果我們同意要以青年基督徒進入屬於自己的群體的方式來得著這一代人，那麼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關注和強調。首先，我們需要鼓勵青年基督徒們走出教會，走出自己的信徒小圈子，而主動地與他們同齡的同學、朋友、同事建立有意義的個人關係，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信仰傳達出去。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為了所謂保護青年人的緣故而把他們限制在一個看似「安全」的環境中，而在事實上使得他們與這個世界的現實生活絕緣，從而失去在社會中的見證機會和能力，只是躲避在教會這個角落裡彼此安慰和舔傷。當然，這樣推動的前提乃是要給我們的青年基督徒們以合宜的牧養，使他們的信仰建造在堅實的聖經基礎之上。簡言之，青年基督徒們不能限於信徒交往圈，因為信仰需要在社會中活出來，也需要在與非信徒的交往中有效的宣講福音。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所謂第二代基督徒的問題，或「家庭式信仰」的青年基督徒。很不幸的是，一些研究表明，有相當比例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不過是一種名義上的文化標籤或家庭認同，而對於其生活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事實上，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在很多具體的觀念和行為上，這些青年基督徒與非信徒青年人並沒有顯著的區別，其中甚至還有不少人是傳道人或宣教士的後代。而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要得著這一代的青年人，首先需要得著教會內的這一群青年人，使他們有真實的生命和真理上的紮根和建造，否則，我們的諸多努力到頭來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個空洞的口號。

圍繞在城市青年事工的這兩個關鍵人群，具體來說，我們就需要進一步關注已經取得初步成效的大學事工，以及擴展開來的中學事工。對於尚未參與或強調青年事工的教會來說，也可以考慮開展專門的學校事工，或者配合和支援福音機構的事工。另外，也可以考慮舉辦各種主題式的營會，如語言、藝術、體育等，以此來作為接觸和得著青年



人的同伴場景。另一個必須注意到的城市青年群體是那些在激烈的競爭中的弱勢者或失敗者，也就是說，如何得著那些較早離開學校的青少年群體，以及那些新近遷移到城市務工的青少年。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大量民工以及民工第二代子弟是我們不能視而不見的一個巨大人群，因此我們需要關注和幫助已經出現的民工教會以及專門的民工事工，例如民工藝術團。

對於前面談到的所謂第二代基督徒的問題，教會需要轉變觀念和作法，更多的考慮作為在這個世代中生活的青年人所面臨的信仰上的挑戰，關注他們的真實的掙扎，對他們的軟弱和疑惑不是簡單地以家長式的壓制來解決，而是在生活中竭力地體會他們之所「怕」與「愛」，以認同的方式將聖經的真理建造在這一個人群中。簡言之，真實的信仰絕不僅僅是參加主日學或參加聚會的問題，而是要有真實的能力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活出來，而這就需要教會以及作為基督徒的父母更多的禱告，更多的關注和更多的付出。

「為主得著這一代人」，盼望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在熱切的禱告和冷靜的認識基礎上對基督之愛的回應，是對這個人群有著清楚的瞭解和合宜的相應策略的有計劃、有系統的福音事工。而這，要求我們的教會，要求我們的基督徒們常常在聖經真理的面前存謙卑的心，常常被更新，從而能夠有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鮮活生命，並以「道成肉身」的自我限制和否定來得著這一代的青年人。

(作者為中國大陸信徒，現在美國作訪問學者)